

继《国画》之后又一部震撼文坛的倾心力作

变

当今社会争鸣小说

荒

王弘文 著

作家出版社

继《国画》之后又一部震撼文坛的倾心力作

变

当今社会争鸣小说

荒

王朔 著

作家出版社

蛮 荒

王跃文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蛮荒/王跃文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7

ISBN 7-5329-1563-8

I. 蛮…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89 号

蛮 荒

作 者:王跃文

责任编辑:姜 琳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路10号 邮码:10002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二〇七厂

开 本:850×68 1/32

印 张:14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9-1563-8/I·504

定价:26.80 元

长篇反腐小说：
让你体会到文明社会的
今天。权、钱、色
的交易，最黑暗，最
血腥的一面……

权欲、物欲、情
欲横空于世，人心思
变。《蛮荒》则是当
今社会的缩影。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三晚上。——星期四厂休。沈哨本打算美美地睡个懒觉，谁知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醒了，翻来覆去再也无法入睡，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

“大早上起来就这么又闷又热的！什么天儿？！沈哨想。

夏天。

沈哨脑袋里乱哄哄一片。

前两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到附近的厂，去报到时人家对他说——咱们厂眼下不景气，人本来就排不开，更没你的地方——是国家要你来的，不是我们要你来的。你先在家歇着吧，啥时上班等候通知。当然，每个月有六十元生活费，别忘了来领！你如果个满意，就自己找地方。——我们更欢迎！

沈哨只好回家去歇着，并且按时领那六十元钱。他虽然有爸有妈、有哥有姐，还有嫂子姐夫，但不幸的是大家伙儿一窝子都是老实人——说明了就是没本事的人，所以虽然统统都在想办法，到头来还是没办法，只好让他先这么“等候通知”。

“塑料三十七厂！哼！就该倒闭！赶快让谁吞并掉吧！”沈闲来无事，在市里转了好多几个钟头，俺没找到“三十七厂”。“哼，空前绝后吧！”他笑。

可是，没有谁想吞并他们塑料三十七厂——虽然花不了几个钱。狗不理！谁是狗？谁不理谁？

沈哨烦啊，瞧这大学上的！这叫什么世道门好在同学当中有几个与他情况类似的，总算给了他些许安慰。

虽然有人陪着他悲惨兮兮，沈哨还是烦。——那些学问不及他的人为什么挣的钱又比他高？于是他想去试试。

试过几回之后，他终于明白了——人家其实都有很深的学问，只不过跟他的不是一路罢了；而他，拉不下脸，狠不起心，也吃不了苦，所以无论如何也学不来他们那路学问。不然算了吧，就在挣钱上远逊他们吧……沈哨垂头丧气，心灰意冷。

不久以后，大约一年左右吧，竟然还没有倒闭的塑料三十七厂终于过意不去了，通知沈哨上班。他二话没说，兴高采烈地去了。“生活费”多了近两倍，虽然是最低数；总算有事可干了，虽然初中毕业生大概就能够胜任。沈哨全不在乎，情绪蛮不错。——一开始。

后来，他又烦了。

塑料三十七厂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沈哨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咱也就不帮他说了。要不只说其中一种吧。单件成本约为一块钱，一块二出厂，外面卖到十块钱。厂里决定提价。结果人家把眼一瞪：“你涨一分我就不要了！”没办法，形势摆在那儿呢，孙子就是孙子，爷爷就爷爷！于是没人再敢提这碴儿，虽然依旧

气不忿。

后来又有人建议说咱们也搞“厂家直销”。别让人知道就行。建议被采纳，悄悄地进行。实施起来才知道麻烦事很多，大家都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干。果不其然，不赚反赔，于是……

有那么几次，厂里终于以产品当工资发给职工厂，再埋怨也没用。有本事的多少还能换几个钱，没本事的呢……也不能当饭吃。

沈哨自然是没本事里面的。望着那一大堆花花绿绿、不硬不软的物体，他只能一口一口地倒气。不但卖不出去，连送人都不能够——不是人家不要，是自己觉得拿不出手——就那么个玩艺儿，寒碜！留着自己用吧，家里虽然也能派上用场，但一辈子也使不了那么许多呀！真想扔进垃圾堆了事，但又怕被人白捡了便宜。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这种情况幸好只是偶尔发生。

塑料三十七厂出人意料地没关，病病歪歪、摇摇晃晃，一直走到今天。自己不倒，也没人愿买。沈哨对此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对比起来，沈哨还是觉得不上班好些——挣的钱虽然连糊口都不够，但那只是烦，省心；而上了班不但接碴儿烦，而且成天提心吊胆、着急上火。人都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忙碌着是充实的，但这全是指别人——哪怕再苦再累，只要能挣到钱！而自己这纯纯粹粹是真正的瞎忙白忙，美丽个屁！充实个屁！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现状吗？生活中自然会有许多办法，但

沈哨认为那些都不适合他。他有一个美丽的梦，时常陶碎其中。清醒时他也非常明白只不过是梦，绝对只是个梦，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至于眼下嘛，只有先这么混着了，反正死不了，过一天算一天吧。但他仍然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够美梦成真。一只是企盼，只有等候，那个有关深蓝与淡紫两种颜色的梦想看上去是无法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

所以，沈哨心绪总是很不好。这会影响睡眠。今天就是，既睡不着，又起不来。

沈哨叹口气，又咬咬牙，命令自己：“不许再想以前那些破事儿了！想应雅琼！！”于是就想。幸好他自己还是很听自己话的，应雅的情影渐渐盖住了其它一切。沈哨重新膝腕起来，眼前越来越清晰地现也两种颜色——深蓝与淡紫。他心绪好转，全身都被激动、兴奋与幸福所笼罩。

提起这应雅琼，大概您还记得，她是我国七十年代末以及整个八十年代影坛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她已经从银幕上销声匿迹，从而令她的崇拜者沈哨惋惜不已。

若按时下的观点，应雅琼根本谈不上漂亮——平胸平臀，且无现代女性之气度。但沈哨就是喜爱她、迷恋她，她的形象息影后不但没有淡漠，反而愈发鲜明。应雅琼身上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进力，吸引着沈哨喜爱和迷恋她的一切——那黑得不能再黑的头发；那白得不能再白的牙齿；那高高的鼻子、尖尖的下巴与浅浅的酒窝儿；那明亮的、略带忧伤的大眼睛；那闲适的、真挚的、令他感到异常亲切的甜美笑靥；那总是罩在宽大衣服里削瘦的身材……

由于应雅琼在银幕上塑造的形象均为正面人物，沈哨自然地把她想象成内外兼修的天使圣女。尽管近些年来银幕上新星佳丽层出不穷，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到不少美妙女子，却丝毫不能动摇她在沈哨心中的地位。

在梦中，在那个有着深蓝与淡紫两种颜色的梦中，应雅琼始终是他的主人、领导、老师、母亲、姐妹……以及爱人。

以前，沈哨跟阚晓川、颜杰他们谈起各自最崇拜的影视女星，阚晓川是吕丽萍、颜杰是巩俐；沈哨犹豫了一下，说他是应雅琼。

果不其然，他俩同时表示不以为然——阚晓川说他档次太低，颜杰说他落伍了。虽然他俩竟也都知道应雅琼是谁，但这一点欣慰根本不足以压住沈哨的火气，他脸红脖子粗，拍桌子瞪眼地把应、吕、颜、巩四位统统大大地贬损了一通。

到最后，沈哨真正高兴起来——他的话虽然着实够损，但是他们愣不找到一句可以用来挖苦应雅琼的话（如说平胸平臀之类则太低级，而这似乎也只是个人喜好不同），这足以说明问题。

后来他们又争论过几回，连花永妍也知道了，一样没词儿，他们仨加起来还是输。沈哨越来越得意，即便觉出他们看自己的眼神儿似乎有些不对。

虽然沈哨也曾真正梦到过应雅琼，但更多的时候，在夜晚或清晨，他却是象现在这样梦她的——每次的梦境都相同，应雅琼是一捧淡紫，他自己是一团深蓝；淡紫与深蓝绕翻卷，胀大又缩小，分开又捆住，温柔多情，快乐逍遥。

最后，在随发了一阵剧烈的抽动之后，淡紫与深蓝渐渐褪

色，沈哨便从梦中醒来。今天又是这样梦虽醒，却又睡熟了，很惬意的样子。

一个人是不好一点儿惬意的时候都没有的，哪怕只似乎（良惬意。

沈。肖就这样一直惬意到正午时分才懒洋洋地起床。先漱地后胡乱吃了几口东西，就坐在那愣神儿玩儿。这样玩儿一会儿觉得没意思了，决定去找阚晓川。虽然他是个神出鬼没的家伙，但沈哨不是想去碰碰运气，因为坐在家里愣神儿玩儿实在没意思。转一圈吧，即使找不到人，也总算是办了一件事嘛！阚晓川！家的优点是离沈哨家近，大约只有两站地；缺点是门口有解放军同志站岗，得放下身份证、填了单子才能进。麻烦不说，他每逢见到解放军呀警察呀，心里都惴惴的一虽然他也不是不明白大伙儿都是自家人的道理。沈哨一面战战兢兢地从解放军兄弟威严的目光下通过，面在心里骂阚晓川。——现在遍地都是蛐蛐叫，他为什么还不弄一个？自己家里虽然没电话，可总能找到地方呼他呀、那方便哼！看来他也不见得多有钱，要不就是抠门儿！来到阚晓川家门口，沈哨的气更大了——他一个人就住那么些房，大概有四、五、六间吧；而自己呢，父母外带兄弟妹三个，一共才两间房，面积还小！如果不是哥哥姐姐在外找到了房子……哼！敲门，里面有人应，在家！运气还不错。沈哨的气一下子消了。进得屋去，沈哨四处蜚摸。虽见没有别人，且床铺整洁，但鼻子还是很响亮地吸气。他一向怀疑阚晓川乱搞女人——这合他的身份，但从未抓住过把柄，而阚晓川又是一个爱吹嘘耀的人，尤其是在金钱和女人方面，所以得不到证实。既然自己不愿说，沈哨

也就不太好意思问；颜杰和花永妍也只是旁敲侧击，都没正经问过。但沈哨并不因此取消自己的怀疑，直觉告诉他，阚晓川肯定在外面有不少女人！沈哨非常希望阚晓川在有朝一日能够向自己和大家坦白。为什么这样希望听听也过瘾吗？还是想让阚晓川给他拉回此条！阚晓川的职业就是“皮条客”嘛。不可否认确实有着这样的想法——不论最后沈哨敢不敢真嫖，都似乎有些对不起他的应雅琼。“不对！那只是梦，而我是人，是一种动物，括在现实里！”可是您瞧，他的脸红了。

阚晓川冲沈哨笑，沈哨也冲他笑：“我就不信你跟我一样干净！”

阚晓川不动声色：“你想不干净吗？那就找个人结婚吧，可别动歪脑筋”

沈哨在心里呸一声：“我就挣那么几个大于儿，养活不起。”

“我比你挣得多，可也没人爱跟我。”看上去阚晓川很正经。

“我今天运气不错，本来没打算能堵到你。”沈哨换了话题。

“今天是你厂休，我再忙也得把时间给你空出来呀！这不，等了你一下午电话。”

沈哨知道他这不可能都是真话，但也绝非全是假话，所以心头终于暖了一下，什么叫朋友呢？可他嘴里却说：“那以前呢？今儿是赶上你没生意可做。！”

阚晓川大度地笑笑：“咱甭说这个了，现在于点儿什么？”

沈哨也赶紧转向：“也想不出什么……哎，来新的了吗？”

阚晓川摇头，懊丧且歉疚：“我也正想看点儿什么呢，可惜几盘儿都是老掉牙的。……最近我净瞎忙了……”

沈哨正想说看看旧的也行，阚晓川忽又说道：“咱不如去找他们俩。”

沈哨欣然同意：“对对对，聊天儿也不错！咱们四个已经一个多礼拜不聚了吧？”

阚晓川点头：“咱们就近先去找袭人儿。”

说着，二人出门下楼，蹬车直奔闹市而去。

阚晓川是的“袭人”就是他们的红颜知己花永妍，她是南方人，单身一个在京，原先穿过一阵儿令沈哨心头惴惴的服装，因为认识一点儿人，复员后留下来在什么地方进修一点儿什么，拿了证书就去一家大型百货商场报到上班，现任该商场办公室主任。据说大家都嫌“办公室”与“上任”不好听，跟不上潮流，也许不久就会改名字了。

花永妍知道要想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光靠认识那么一点儿人和自己的办事干练是不够的，不但要和单位里的人搞好关系而且交几个着实过硬的本地人朋友。她基本上做到了。现在虽然还没什么铁姐们儿，却已有了沈哨他们仨铁哥们儿。别的人说，好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儿，她喜欢那种感觉。其实不只是说说笑笑吃吃喝喝，他们帮助过她。当然，她也帮助过他们。算了，既然是朋友，就不用再说这些。只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四个都回忆不起来当初是怎么认识的了。反正，三公一母四条光棍儿已经凑在一起。

花永妍步寂寞。花永妍很快乐。

现在，她刚拿到一盘新带子，兴冲冲准备去与他们哥儿几个共享，正忙着打招呼。上司们和下属们都笑呵呵地没二话，并且

说以后象这种“出去透口气”的小事情不必总这么规规矩矩地关照来交待去，花小姐只管走人便是了。他们看她的眼神儿都那个……是亲切吧，在家都是自己人。她挺美。

花永妍锁上抽屉一歪头，透过玻璃看见两宝贝正在广场前存车，心里不禁乐开了，连忙跑下二楼迎上他们：“老阒！哨儿！是找我吧？”身前身后全是目光。

阒、沈二人眼睛一亮，异口同声道：“废话！”他们非常喜欢眼下这种感觉，因为和花永妍站在一起通常只会有两种情况：神气活现或自惭形秽。他俩当然主要是前者。

花永妍拉着他俩走出商场，晃着手里的带子说：“你们两个鬼东西真精，就象猫儿闻到鱼腥一般！怎么知道我刚弄到盘儿新的？”

他俩解释说他们并不是闻到鱼腥，只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二个均大喜过望，一起夸花永妍——这个说：“真不愧是袭人儿！”那个也说：“真不愧是袭人儿！”

花永妍道：“去找颜杰！”

三个喜气洋洋蹬车前行。

午后的阳光下，花永妍的面格外鲜艳，乳房拼命想撑破轻薄的衣衫，粉嫩的大腿上全是肉。沈哨瞟了一眼，阒晓川也瞟了一眼。联想到以后的节目，二人身上都不太好受起来。

沈哨骑车摇摇晃晃，阒晓川骑车歪歪扭扭。花永妍却很稳，脸上笑得很好。

看到她的表情憎爱分明，沈哨和阒晓川一边暗骂自己低级，一边就好了些。他们忍不注自我辩解了一句：男孩子女孩有些地

方是不一样的，无所谓谁更好谁坏。

沈哨忽然有些担心：“颜杰他们公司可严，他不一定能溜出来，弄不好还得等到晚上！”

阚晓川赞同：“是啊，悬。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大不小的中不溜儿的公司了！”

花永妍一扬下巴：“不怕！”

于是大家不再担心。

汗水湿透衣服之后，他们到了颜杰所在的那个大小之间的公司。谁知人却不在，说他出去办事，今天不回公司了。

三个人互相抱怨，为什么不提醒一声先打个邮过来呢早知如此就直接去他家了，何至于跑这许多冤枉路，傻嘛，现代社会早有使用现代通讯工具的习惯。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他们——颜杰一直都是个本分人，兢兢业业，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他们一面感叹着——人想堕落是很容易的，一而掉头往颜杰家蹬。

少顷，三人同时提醒说也许颜杰真是去办需要整整一下午才能办完的事——以他以前的为人推断，那么……他家没电话。

很快，三人又同时说还是去他家看看吧，不去他那儿现在又干什么好呢？

颜杰住在一个四院里，他们一进大门就看见他家门上没挂锁，不由得笑逐颜开，扯开嗓子大呼小叫：“颜杰！颜杰！”

从屋里闯声出来一个眉眼清秀、身体极棒，梳着两根目前已不时兴的长辫子的女孩儿，她腼腆地一笑：“是你们呀，我还以为是找我的呢。进来吧，我哥在家呢。”她是小颜杰六岁的妹妹

颜洁。大概她父母认为儿子应该是英雄豪杰，女儿则要美丽纯洁，这才如此给他们兄妹起名字吧。从小到大，由此引来不少小麻烦，闹过不少小笑话，但他们一家四口儿都很喜爱这两个名字，谁也不愿改。反正不在乎就是了，麻烦点儿就麻烦点儿，闹笑话就闹笑话！

今天的事情颜洁不很麻烦，他们也不觉得挺麻烦。

颜杰把他们让进屋。他们也不说话，都用那种眼神儿看他。颜杰似乎挺窘。

颜洁见状细声细气地：“你们就放过我哥吧。他这也是头一次。我刚说过。真的。”

颜杰诚惶诚恐，连连点头，嘴动了动，似乎还想解释几句。

看到他们兄妹这般光景，三人虽然原来是想好好挖苦抱怨一番的，便也只好作罢，还得笑。

花永妍拍拍颜洁肩膀：“其实我们是想祝贺你哥的，他终于不乖乖了！？”

沈哨和阚晓川表示赞同。

颜洁却不以为然。但还是忙着打开三瓶汽水招待他们。

沈哨他们都很喜欢颜杰这个妹妹，因为只要她在，每次都把几个人侍候得很舒服。她虽然腼腆，却也大方。但是今天……花永妍朝颜杰丢了个眼色，又晃晃手里的带子。

颜杰大喜，但他只懂了一半儿：“那敢情好！”说着就揭开了电视机与录相机的盖头。

唉，瞧他猴儿急得把什么都忘了！阚晓川叹口气，笑一笑，连忙止住颜杰：“算了吧，还是到我家看去。”

沈哨和花永妍点头。

颜杰惊异不解了片刻，终于明白来，不由得扭头看妹妹。

颜洁脸微微一红：“我碍你们事儿了吧？嗯，我出去玩儿。”

这么大热的天儿，而且这是她的家。大家都怪不忍的。

颜杰虽然也挺为难，但终究是朋友们人数多，只好委屈委屈妹妹了。他掏也两张大团结递给颜杰：“你去看电影儿，完了吃儿东西，就直接去夜校吧。”

颜洁不要：“我自己也挣钱。”说着回身去收拾东西。

颜杰跟上两步：“这不一样嘛！”

阙晓川帮腔几道：“洁洁，你要是不拿着你哥的钱就是赶我们走！”

颜洁没再举，伸手接过了钱。

大家松了一口气，可花永妍还是过意不去“要不就让洁洁跟咱们一块儿看吧。她也不小了，懂事儿啦。”

阙、沈点头，颜杰却摇头：“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她二十不到，还是小孩子呢！”斩钉截铁。

颜洁哼了一声道：“什么好东西？！打死我也不看，坏人才看黄色录相呢！”

她早就隐隐约约地知道了哥哥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干的好事儿，却从没对别人说过，尤其要紧的是没对父母说过。为此四人帮全体都非常感激她的，但现在还是有引起发急一要知道这几个宝贝一惯认为自己是好人呀！

沈哨指着自己的鼻尖儿：“我是坏人？”

阙晓川指着颜杰的鼻尖儿：“你哥也是坏人？”